

真相

揭露中共

“天安门自焚”骗局



2001 年 1 月在央视播放的“天安门自焚”中，主要“自焚者”王进东腿上放着未烧坏的装有汽油的雪碧瓶（上图）。有人做过一个试验，用火烧雪碧瓶，5 秒雪碧瓶子开始变软，7 秒收缩变形，10 秒缩成一小疙瘩并燃烧。可是，王进东两腿间的雪碧瓶翠绿如新。这该如何解释呢？

汽油在燃烧时，火的温度可迅速达到 410 度以上，这么高的温度，王进东耳朵没烧坏，头发没烧焦，声带没烧伤，还能喊口号。电视里王进东清晰洪亮的口号声还证明摄影师离他很近。能在自焚现场如此及时、近距离地拍摄，恐怕只能是事先做好了一切的拍摄准备，并且是得到了特别许可的，那您说这不是演戏又是什么呢？

2003 年 10 月放假期间，北京被迫拆迁的居户在天安门自焚后，人们发出这样的疑问：“为什么这次自焚记者没有拍到任何镜头？警察为什么没有及时拿出灭火器和灭火毯？而 2001 年那次，在一分钟之内就扑灭火焰？警察各种消防器材齐全？记者长镜头、短镜头、近距离特写一应俱全？”这些都说明 2001 年 1 月的“天安门自焚”是中共为迫害法轮功而策划的阴谋。◇



法轮大法也称法轮功，是由李洪志先生于 1992 年 5 月传出的佛家上乘修炼大法，至今已洪传 100 多个国家和地区，法轮功的书籍被译成 40 多种语言出版发行。李洪志先生和法轮大法获得各国政府各类褒奖、支持决议案和信函超过 5700 项。“真、善、忍”的信仰得到了世界各族裔民众的爱戴和尊敬，却在中國大陸一地受到残酷迫害。◇

遭冤狱十多年 合肥市朱放鸣含冤离世多年

【明慧网】（明慧网通讯员安徽报道）安徽省合肥市法轮功学员朱放鸣，遭非法劳教、判刑十多年迫害，二零一五年出狱时身体状况非常不好，二零一六年六月三日含冤离世。

朱放鸣，男，一九五六年生人，系中铁四局建筑公司职工，在人们心目中他是个忠厚、善良、本份的好人。就是这样一个好人却只因为修炼法轮功被多次迫害。

二零零一年中铁四局建筑公司原恶党书记周占宗、纪委书记任保华、公安分处韩宇、张天顺等人对本单位多名法轮功学员迫害，非法抄家，绑架到洗脑班。朱放鸣由于不放弃个人信仰，被非法软禁半年后，原恶党书记周占宗用力拍着桌子大叫并亲自批文“劳教两年半”，送合肥郊区白湖农场迫害至二零零三年初。

当时朱放鸣被迫害得出现了脑血栓症状，不能走路，不能说话。农场怕担责任，用车将朱放鸣拉到合肥父母家，几个人把他从车上抬到屋里没留下姓名就急忙跑了。年迈的父母看见他们疼爱的儿子被迫害成这样，上哪里去说理啊？真是欲哭无泪啊！就这样的身体，朱放鸣凭着对大法的坚信，学法炼功，

一个月后他神奇地恢复了健康。

由于单位不发工资，每月只给 200~300 元生活费，为了生存，经人介绍，朱放鸣于二零零三年去了安徽阜阳市打工。二零零四年当地一大型资料点被破坏，他第二次被非法抓捕。十余名法轮功学员被绑架、并被分别分散关押到阜阳市及县城各看守所，都遭到酷刑拷打、刑讯逼供。

朱放鸣被非法判刑十一年（阜阳市颍州区法院（2005）州刑初字第 55 号刑事判决书）。他妻子经受不了这个打击，被迫与朱放鸣离婚。年迈的父母承受不起这巨大的打击，老父亲在二零零八年因癌症去世，父亲从病到离世，恶党也没让他见上一面他疼爱的儿子。

二十多年来，严守真、善、忍，“打不还手，骂不还口”的法轮功学员，以他们超凡的隐忍和慈悲，用生命和鲜血唤醒着人类的良知。这是地球上大善与大恶的决战。“天灭中共”是中共邪党自己招来的报应，那些还在追随中共迫害法轮功学员的人只会随着邪党的解体而一起淘汰。◇



迫害法轮功 法网难逃

安徽安庆法轮功学员黄志松、江峡根被构陷到检察院

【明慧网】(明慧网通讯员安徽报道)安徽省安庆市经济开发区法轮功学员黄志松、江峡亘(江峡根)二零二二年六月十七日被经开分局国保警察绑架,九月二十三日被构陷到太湖县检察院。

二零二二年六月十七日晚,黄志松、江峡亘等八位安庆市法轮功学员在集体学法后,被安庆市公安局、经开局、大观局等国保警察绑架。后来法轮功学员彭志江、汪忠良、陈玲霞、章姓学员、尚姓学员母女六人先后回家。黄志松、江峡亘遭非法刑事拘留,被劫持到安庆市岳西县看守所。

七月二十五日,两位法轮功学员被太湖县检察院非法批准逮捕。经开分局国保大队案件负责人周国强、承办人李晓虎、刘剑于九月二十三日将此案移送太湖县检察院,由刑事一部孟凡平检察官承办。黄志松、江峡亘现被非法关押在安庆市第一看守所。

据明慧网资料,法轮功学员黄志松,现年五十七岁,家住安徽安庆石化菱北生活区42栋4号。黄志松于一九九七年二月开始修炼法轮功,当时他是华成公司塑料厂副厂长。法轮功教人按真善忍修炼心性,修炼后在不长的时间便改掉了以前很多的不良嗜好,在和人发生矛盾时学会了忍和向内找自己的不是,工作中表现优秀,使得原本亏损的工厂得以盈利,在当年年底被评为总厂先进工作者。

中共迫害法轮功后,黄志松经常遭中共人员遭迫害。以下是他当年自述从一九九九年七月至二零一零年遭迫害事实:

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二日,公司书记、组干科、人事科、保卫科、宣传科等多人找我谈话,被要求要放弃信仰,对我造成了巨大的精神压力。九九年十二月二十六日依法为法轮功到北京信访局上访,到信访局后,警察知道我们是为法轮功来上访时,便让我们靠墙站

立,并强行对我们进行搜身。之后通知安徽驻北京警察将我们带到安徽驻北京办事处,办事处当时已关近四十人,因坚持要炼功,与其他四人(其中有后来在南湖劳教所被迫害致死的安庆大法弟子芮晓林)被警察拖到走廊,罚站并被暴打五~六个小时。十二月三十日被当地警察带回,被非法关押在安庆看守所一个月。一个月后以取保候审的形式放出,但在单位被免去副厂长(副科级)职务,调到复合肥当技术员。

二零零零年二月石化公安处(现归菱北分局),找我去,让我说出一同修的住址,在我不愿意说的情况下,开出搜查证,四个警察将我带回我家进行非法抄家,抢走大法书一本。

二零零一年三月初,一天中午快吃饭时,四~五个警察突然来我家,说是让我到派出所,并说了解一下情况一会就回来,可是却是用这种欺骗的方法将我绑架到了洗脑班,洗脑班位于原马山宾馆,被非法关押洗脑一个星期。

二零零一年十一月八日,在我上班时,安庆公安局华亭分局从单位将我绑架走,无任何理由的被刑事拘留,在看守所我以绝食的形式抗议这种非法行为,十一月十四日我被放出。但他们私下却将我办了取保候审,而这一切没有任何人向我告知。

二零零二年二月二十七日,我陪父母回福建老家,因父母也修炼法轮功,当地有关部门以为我们是要去北京上访,从我单位抽出十多人去北京截访,并向福建发协查函。父母因此被福建当地警察扣押,因没抓到我,不久安庆公安局便发了网上通缉令,造成了我有家不能回,在外流离失所近一年。

二零零三年一月十七日回家时被在家门口蹲坑的绑架,再次被安庆公安局华亭分局刑事拘留,家中被非法抄家。因抗议再次绝食,二

月九日因绝食身体极度虚脱被送到第一人民医院,二月十五日在医院走脱,三月十四日再次被绑架到看守所。后被非法判刑四年,送安徽宿州监狱。并被单位开除公职。

二零零三年十月被送往安徽宿州监狱,先在严管队被关押一个月,再分到中队。在监狱里法轮功修炼者被严加看管,身边有“包夹”二十四小时跟着,没有任何权利,就是普通犯人拥有的通信与家人接见的权利也给剥夺。二零零四年至二零零五年的监狱开展所谓“严打与强行转化”,因拒不转化,两次被暴力殴打,第一次四五天,第二次二十多天,大队警察与从犯人中抽出的犯人打手对我进行暴力转化,二十四小时连续进行,警察用电棍电击,犯人则拳打脚踢,多日不让睡觉,打瞌睡犯人便捣醒,戴背铐或吊在铁门上,让犯人打,被折磨得头发多处脱落。后又在中队全体犯人大会上,警察唆使犯人攻击大法,对我进行谩骂。身心受到极大的伤害。

二零零八年六月十九日,我和妻子在路上被安庆国保大队成立的专案组拦截,两人都被绑架,妻子被绑架到当天晚上十点多钟,而我却被刑事拘留,当天家中又一次被非法抄家。后以安装卫星接收器的理由被劳教一年所外执行。从看守所出来没让回家直接送往洗脑班,洗脑班位于安庆警官学校后因学校装修又搬到安庆华丽宾馆,又被这种黑监狱式的洗脑班关押二个月才回到家中。

二零一零年八月二十四日,安庆“六一零”人员假装乘客(我被开除公职现以开出租车为生),将我诱骗至安庆集贤宾馆,当我到达时,早已埋伏的警察蜂拥而上将我绑架,强行塞进警车后送到合肥洗脑班进行迫害,看不能“转化”我,九月十九日将我接回时,又送到同安派出所进行恐吓一番才让我回家。◇